

§ 意識流之謎(2)

這個世界沒有偶然。

有一件事我必須承認，並且懺悔，美女對我有致命的吸引力。

在博物館古典玫瑰園 Cafe，莫妮卡沒來由的熱情，我相信事有蹊蹺，還是覺得浪漫。

跟一個認識沒多久的男性說，可以一起到埃及旅遊，太誇張了吧。

在鬥球事件中，楚楚像敦煌壁畫中的飛天神女，婀娜多姿，也讓我目眩神搖。

夏荷、秋菊 各領風騷。

當然，還有李嫵，想到她，我就沒來由地心酸。

我做早課，每次誦到「云何應住 云何降伏其心」就像聽到暮鼓晨鐘、心靈震撼。

楞嚴經的心目之辨「七處征心 八還辨見」始終只見其文，不見其義。

佛在靈山莫遠求，靈山只在汝心頭；人人有個靈山塔，只向靈山塔下修。

心或者說意識是什麼？

有一天，李兄告訴我，蘇教授研究道教，認識很多神明。

我告訴他，俊哥在南部幫各路神明修理邪靈，南部兩百多尊神明都認識俊哥。

這事是俊哥說的，修行人不打誑語。

鬼、神、精靈是什麼？

我上網 Google 很多了資料，大部分的文字是無益的話術。

有些法師談論量子力學、量子纏繞...

人生命結束後，會以(靈魂的)[量子形式](#)繼續存在，Sir Penrose 這麼說。

基本上，我覺得 Sir Penrose 是另一種形式的法師。

當然 我必須承認，我不懂量子力學，因此也是無益。

機器人會輪迴嗎？有人這樣問達賴喇嘛。

AI 機器人可能有意識嗎？

意識就是這麼奇妙，就同一件事情，它可以滿足任何相牴觸的東西同時存在。

對於人力無法證明的事，相信是真的人可以看到使其為真的證據，相信是假的人則可以看到使其為假的證據。

(摘錄自「意識 時空與心靈」葉乃嘉先生)

AI 教父黃仁勳先生說，靠程式成功(暴富)的時代已經過去，如果我重來，我選[生命科學](#)，生命工程即將來臨。

從黃仁勳、奧特曼，到馬斯克、賈伯斯，矽谷大佬們的下一步，似乎都早已緊盯與人類自身息息相關的生命科學。

或許，在 AI 狂熱之後，未來主導市場的學科，將回歸生命的奧妙。

生命最大的奧秘是意識流之謎，意識流之謎也是時空之謎。

時空只是心裡架構，是虛幻的存在，進入空的境界，意識就不受時空約束，來去自如。

最後兩句是我加上去的。

所有種種都指向一個方向：我必須親身體驗實證。

因此打坐成為必然而且緊迫，必須成為我的日常。

(註 後來俊哥每次見到我，第一句話都會這麼說：今天坐了沒?)

身、心、靈的修煉，日子似乎可以仰望靈山。

雖說是末法時期，教派之間難免各有所執，我對聖教派與「闇」之間的紛擾還是難以釋懷。

剛好楚楚邀我到 Han，自是欣然答應。

回到 Han，希斯、小齊茶已經喝了一輪。

「我來，今天喝杉林溪的春茶。」楚楚接下泡茶的工作。

希斯笑著說：

「小吳看起來有些憂鬱，是想著黑洞呢，或是如何開發大腦。」

「沒事，只是昨夜被雷聲驚醒，之後就沒睡好。」

希斯：

上次爭鬥之後，一直想跟你碰個面，在科博館看你打拳，是鄭子 37 式吧，氣勢飽滿，是真有本事嗎？(有無練出台太極勁)

「一事無成啊，慚愧，請教你們跟聖教派如何結了樑子？」小魯說了，我雖然大致知道，還是要問問。

希斯：

說來話長，你聽說希帕索斯(Hippasus)的故事吧！

我們還要忍受暴力多久，你覺得法律可以期待嗎？

我左思右想，沒有更好的答案：

似乎很多法官是侏儸紀的產物。

但是以暴制暴，不會惡性循環嗎了？

希斯：

「以德報怨，何以報德。」

以牙還牙，有梟雄意味。

後來談了很多，都無關宏旨。沒有機會問問希斯對「意識」有什麼見解，下次吧。

也不清楚希斯約我的目的什麼，不至於想挑戰我的太極拳吧。

他飛舞的機器手臂早就嚇死我了。

還有，希帕索斯又怎麼了？

傍晚，從科博館散步回家，經過 Han。嘿！竟然看到楚楚在幫李嫚、莫妮卡挑著衣飾，小魯在旁邊殷勤侍候。

-
1. [AI 學生](#)入學清華大學 [AGI](#) 通用人工智慧
 2. [[The Emperor's New Mind](#)]：物理學與意識 量子意識(微管) 量子糾纏(entanglement) [[意識的陰影](#) Quantum consciousness] [宇宙的輪迴]
 3. [睡眠 夢和死亡的過程:科學家與達賴喇嘛探討意識問題的對話] 死亡之於人的意義
 4. 連接時空的[意識奧秘](#) Francis Crick 1962 年諾貝爾生醫獎 1976 年投入意識研究
 5. 自發的腦 Georg Northoff [心靈意識的根本結構是什麼](#)